法國失控 左右大戰提前開打

文｜夏言

10月初，法國高中生與大學生因不滿教育環境惡化、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，爆發全國性抗議學潮。原本圍繞教師短缺、班級擁擠、學校設施老化等教育問題展開的抗議，很快在部份地區演變成縱火、打砸，以及與警方衝突的暴力事件。

MATTHIEU RONDEL / AFP VIA GETTY IMAGES



▲10月17日，不屈法國黨總統候選人梅朗雄參加巴黎示威活動。

LUDOVIC MARIN / AFP VIA



▲10月18日，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抗議活動中的騷亂發表電視演說。

公有領域



▲法國國民聯盟領袖，2027年總統候選人瑪琳·勒龐。

截至10月5日，法國約有400至500所高中受到抗議影響，已有24所學校遭到破壞，近5000人被捕，其中絕大多數為青少年。法國政府已將部份事件定性為城市暴力，並加強警方部署。

法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發展深受歷次革命的影響。遊行、罷工、抗議和集會早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份。但這一次運動的擴散速度和暴力程度，顯然已超出了普通學生抗議的範圍，也使一場原本屬於教育領域的社會運動，逐漸演變成一場政治較量。

首先，法國政府目前正面臨嚴重的公共財政壓力，正在推動2027年財政緊縮計劃。教育領域本來就是政府預算爭議的敏感部份，教師短缺、學校資源不足、獎學金及公共服務等問題，與政府削減財政赤字的計劃發生碰撞。

學生擔憂自己的未來，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也擔心實際收入和工作條件受到影響。再加上法國社會近年來面臨生活成本、住房負擔以及公共服務質素等壓力，這些不滿最終都彙集到一起。

因此，這場運動從學生的教育訴求開始，也獲得了部份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的支持與聲援。

但學生運動在獲得法國強大工會組織CGT、極左政黨「不屈法國」（LFI），以及其他左翼勢力支持參與後，街頭運動的政治色彩明顯增強，部份地區更出現縱火、毆打校長、襲警，以及破壞學校等惡性事件。法國政府及右翼政黨均指責部份極左政治力量介入抗議，並助長緊張局勢。

法國是現代政治意義上「左」與「右」概念的發源地。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，議會座次逐漸形成了後來「左翼」與「右翼」的政治稱謂。但兩個多世紀過去了，法國政治依然深受「左翼」與「右翼」的拉扯，只是今天的政治分界線已經遠比1789年複雜。

法國總統馬克龍於2017年上台時，提出走一條超越傳統左右的中間路線，所謂「既非左、也非右」（neither left nor right），曾經打破法國傳統兩大政黨的政治格局。但經過近10年的執政，馬克龍所代表的中間主義正遭遇左右兩邊的圍攻。

法國左翼長期批評馬克龍的經濟和社會政策，認為他的改革過於偏向企業和較富裕階層，在勞工權益、社會福利等問題上沒有充分照顧弱勢群體。其中，梅朗雄領導的「不屈法國」（La France Insoumise，LFI），更是長期與馬克龍陣營正面衝突。

而法國右翼及民族保守力量，則主要從移民、治安、國家認同以及法國主權等問題批評馬克龍。國民聯盟（Rassemblement National，RN）長期主張收緊移民政策、加強邊境控制、打擊非法移民，並強調法國國家利益和國家認同。

2027年4月，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，馬克龍也將在任期結束後卸任。誰將主導未來法國政局，已經成為左右兩翼激烈爭奪的核心問題，而其中左翼尤其感受到壓力。

在極左思潮長期佔據重要政治空間的背景下，歐美一些國家正在承受長期移民政策、社會治理，以及政治正確等問題帶來的壓力。然而，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，移民、文化衝突以及社會治安等問題，往往因為「政治正確」而難以充分討論，普通民眾即使感受到生活中的痛苦，也未必敢於公開表達。

直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治崛起，他以強硬手段挑戰極左思潮，推動收緊移民政策，並將社會秩序、傳統價值觀等議題，重新推到西方政治的中心。

在特朗普政治崛起的影響下，歐洲一些右翼或民族保守力量也不斷擴大政治影響力。意大利的梅洛尼政府就是一個典型案例，荷蘭、波蘭、奧地利等國的右翼力量，也在近年來取得明顯突破。這種「向右轉」的政治潮流，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法國。

位於南半球的澳洲，同樣正在經歷類似的政治變化。澳洲是一個長期受到左翼思想影響較深的國家，即使被認為偏右翼的澳洲聯盟黨，也很難稱得上是傳統意義上的右翼政黨，更多時候呈現左右兩方面的中間派特徵。為了爭取中間選民，澳洲工黨與聯盟黨在移民、福利、社會政策等問題上，也經常存在趨同。

這也是為甚麼當澳洲出現一個更像右翼的一國黨時，朝野兩大黨同時給一國黨帶上了「極右」的帽子。但不管怎樣詆毀，一國黨的快速崛起，正在挑戰澳洲幾十年來的政治格局，並可能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局面。

歷史是漫長的，而人的生命卻很短。很多政治觀念，在沒有真正影響到個人生活之前，人們往往不會改變；但當住房越來越難負擔、生活成本不斷上升、社會治安和文化衝突開始影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時，政治觀念才被大眾重新審視。這或許也是為甚麼近年來一國黨及其領袖寶琳·漢森的支持率出現快速飆升的原因。

2025年8月3日，約10萬人參加了在悉尼海港大橋舉行的親巴勒斯坦大遊行，活動雖有爭議，卻獲得左翼勢力的支持與參與，新州前州長與悉尼在任市長均走在遊行隊伍之中。當時，許多人或許並未意識到這場民族激情會給社會帶來甚麼。

數月後，悉尼邦迪海灘發生針對猶太社區的恐怖襲擊，一對父子持槍行兇，造成15名無辜者死亡，另有一名槍手被警方擊斃。事件震動澳洲社會，也使移民政策、社會融合、反猶主義，以及國家安全等問題，更加突出地進入公眾討論。

再回到法國。從總統戴高樂以來，法國傳統右翼長期都是這個國家重要的執政力量。但近幾十年來，法國傳統右翼的政治空間受到來自中間派、左翼以及新興民族保守力量的多重擠壓，整個法國幾乎是左派的天下，法蘭西正在失去原本引以為傲的風采。

馬克龍試圖站在左右之間，卻沒有消除法國社會深層次的矛盾。相反，法國面臨的財政壓力、經濟增長乏力、住房負擔、移民和治安等問題，使政治分歧越來越明顯。

於是，國民聯盟（RN）也藉此進一步發展壯大，逐漸從法國政治邊緣走向中心舞台。這個通常被法國及國際媒體歸類為極右翼的政黨，在移民、國家認同、治安和國家主權等問題上的立場，使它成為法國右翼政治中最受關注的力量之一。這一點，與澳洲的一國黨頗有相似之處。

其中的核心領導者瑪琳·勒龐（Marine Le Pen）人氣旺盛，也被視為國民聯盟角逐2027年總統大選的核心人物。

法國極左勢力顯然不願意看到右翼力量進一步擴大影響。年輕人長期以來是法國政治參與率相對較低的群體，選擇支持年輕人的抗議運動，就可能在未來法國政治中獲得重要的戰略空間。

不屈法國（LFI）一直否認組織這場暴力運動，但其領導人梅朗雄及該黨多名議員，公開承認支持及參與學生抗議，並批評政府對學生運動的處理方式。

說來也奇怪，雖然網絡信息已經高度發達，但極左勢力為了政治目的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，總是能夠以「打破舊秩序、建立新世界」為號召，爭取年輕人的支持。年輕人有理想、有激情，卻也容易成為政治運動中最容易被忽悠的群體。

從法國大革命開創先例，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，無數普通人，尤其是年輕人，都曾在無名的怒火與失控的激情之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。學生的憤怒或許是真實的，但政治力量對這種憤怒的利用與煽動，顯得更加真實。

說到法國大革命，就不能不提拿破崙。法國大革命掀起了激烈的政治衝突，革命力量（左派）與保守勢力（右派）之間的血腥衝突，導致法國社會處於癱瘓狀態，才有了拿破崙受命帶領軍隊歸國平亂，他一方面保留革命成果，一方面平息暴力，強化中央集權，最終自己稱帝。因此在法國歷史上，拿破崙是一個很難歸類的人物。

從法國大革命，到拿破崙時代；從19世紀法國反覆出現的革命與政權更迭，到今天法國社會的左右撕裂，這條歷史線索，始終處於複雜而激烈的政治衝突之中。

馬克龍或許曾試圖以所謂的「中間力量」來平衡法國動盪的政治，只是可惜，中間路線並不能自動消除左右兩端的矛盾。他既無法擺平兩方、阻止社會動盪，也無力徹底改變法國長期面臨的財政、經濟和社會問題。

10月19日，特朗普批評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移民政策表示，自己多年前就警告法國應加強邊境管控，並聲稱巴黎可能很快變成一座穆斯林城市。

一場法國大動亂，誰將最終受益，還要看明年大選。202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，將不僅僅是一場總統職位的爭奪，更可能成為法國傳統左、中、右政治版圖重新洗牌的重要機會。

馬克龍的時代正在接近尾聲。他所代表的中間路線能否留下政治遺產，還是會被左右兩翼重新瓜分，答案最終將由法國選民給出。而今天法國街頭的怒火，或許只是這場政治大變局的一個前兆。

